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第五版)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JOSEPH S. NYE, JR.

[美] 小约瑟夫·奈 著

张小明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第五版)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JOSEPH S. NYE, JR.

[美] 小约瑟夫·奈 著

张小明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5版/(美)奈(Nye, J.)著;张小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SBN 7-208-05783-4

I. 理... II. ①奈... ②张...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637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东方编译所译丛 ·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第五版)

[美]小约瑟夫·奈 著

张小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25 插页 4 字数 321,000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783-4/D·998

定价 32.00 元

序

奈教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写的东西简洁、优雅和博学，而且他所论述的题目也正是我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国际和地区组织，相互依存与传统国家间竞争的相互作用，核武器的政治与道义作用，冷战时期以及冷战以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国际管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的局限性与可能性等等。他很谦虚地称自己是我的学生，而且我们在哈佛也一起教过一门关于冲突的课程，这本书正是基于该门课程而写就的。然而，在我看来，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至少不亚于他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他精通国际经济事务，也是由于他能把自己在卡特和克林顿政府中担任高级官员时所获得的宝贵实践经验，用来理解世界政治。不仅如此，他还像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那些美国伟大的政治家一样，细致和冷静地分析国际冲突。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具备了以下素质：可以凌驾于每天所发生的事件之上；喜欢政治哲学并拥有相关知识，这使得他可以提出具有长久重要性的问题和分析事件的视角；能够理解理论如何促进历史研究，以及历史研究是怎样不可避免地得出哲学和道义结论的。这些正是像托克维尔（Tocqueville）、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那样的作者所具有的才能。在研究方法纷争的今天，他关于通则（generalization）具有局限性和解释事件可以有多种方式的见解显得尤其重要。他虽然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人，但是即使在研究像国家那样的冷血怪物时，也没有对道义采取愤世嫉俗的排斥态度。因此，奈特别重视他自己所说的软权力：它不是强迫、欺负、威吓和贿赂别人的权力，而是通过智慧、榜样和尊重他人来吸引、说服和影响别人的权力。今天，美国在制定和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时特别需要

这样的权力。

鉴赏力和洞察力使得他对 20 世纪被引入战略和经济研究领域中的重大创新成果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去追逐那些新奇、时髦的东西。他既是一个注重价值理念和信仰的人,也是一个十分睿智、超脱和果断的人。所有这些素质都体现在这本书中。我认为,它是一本可供学习世界政治的学生阅读的最好的教科书。它把历史、政治哲学、政治理论以及分析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它侧重于解释事件,而不是向读者提供细节的东西。它做了任何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即说明(explain, 比如说明原因)、解释(interpret, 让我们理解其中的含义)以及进行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评价(evaluate)。它把国家间冲突的世界同“复合式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世界加以区分,而“复合式相互依存”这个词是由奈和他的(也是我的)朋友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一起创造的。它阐明,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以及帮助民主国家抵制暴政威胁,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规范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它也论述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创造力与局限性。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因为奈能够看到一个问题的多个方面和一个事件可能引发的多种解释,也能够做到不轻信任何极端的思想(比如在十多年前,他批评过当时盛行的美国“衰落论”,而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又抨击了当今美国对外政策中那些狂妄自大的单边主义行径)。不仅如此,这本书体现了作者能够把人文精神、通情达理、谨慎周到和诚实正直完美地集于一身的特点,因为他是一位在写作、教学和反思人类经验教训方面成绩卓著的人,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远见和活力的学界泰斗。我很欣赏他追求均衡的秉性和才华横溢的天资,也很高兴拥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好朋友。

哈佛大学教授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前　　言

这本教科书来源于我在哈佛大学教的一门关于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冲突的核心课程，我教这门课已经有十多年了。它也得益于我在华盛顿三届政府中担任助理部长级决策人的5年经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让学生在转向冷战后比较流行的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方法之前，先掌握好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以理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我尽量用简洁的语言和历史事例来阐述晦涩难懂的概念，这样学生们就可以理解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了。

在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制度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吗？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呢？没有一位好老师可以准确地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分析的工具，帮助他们在今后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本书的宗旨。

这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教科书，学生不可能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相关概念和历史事实。它只是提供一个关于如何理解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的范例。读者不能出于获取完整的事实在描述的目的来阅读本书，而应该注意本书如何把理论和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那些主张只通过叙述事实来理解问题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选择事实的时候所遵循和隐藏着的原则。政治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孤立和沉迷于抽象概念的迷津之中，把自

己头脑中的构想当作现实。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这本教科书就是要提供一个历史和理论进行对话的范例。此书加上所附的阅读材料和思考问题,可以为一门入门性课程的教学和读者的自学提供一条基本线索。另外,它也可以被当作探讨这个主题的课程的一本辅助教材。道义(ethics)问题在本书的各章都有所论及,特别是在第一、第五和第六章中得到了阐述。

这本教科书的第五版增加了涉及如下内容的新材料:建构主义理论和软权力(第一章、第三章以及其他地方);中东冲突(第六章和第九章);全球化的影响(第七章和第八章);全球安全所面临的跨国性威胁,例如恐怖主义(第八章和第九章);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和相互依存(第七章和第八章);干涉和美国权力(第六章和第九章)。这本教科书被加以修订或者更新,以反映国际舞台上的新动向,比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非政府组织(NGO)、跨国公司、恐怖主义者网络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之上升等等。此外,每一章后面的阅读参考材料也都根据最新版本和新出版的参考书作了更新。最后,在这个版本中新加了一个“术语解释”。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有时与一些年轻的同事一起上这门课,他们是: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孔越(Yuen Khong),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以及M. J. 彼得森(M. J. Peterson)。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也相信,我无意中偷取了他们的一些想法。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也是这样,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我的老师了,并且一直激励着我。我特别感谢他以及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他们给予我很多想法和友情。戴维·德斯勒(David Dessler)、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以及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对我的书稿提出了意见。其他评论过书稿并且提出了建设性建议的人还包括:迈阿密大学的琼·托伊费尔·德雷尔(June Teufel Dreyer),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卡蒂·斯特罗迈尔·戈尔登(Kathie Stromile Golden),安德森大学的道格拉斯·纳尔逊(J. Douglas Nelson),乔治敦大学的乔治·香博(George Shambaugh),西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爱德华·米纳卡宁(Edward S. Minalkanin),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的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北科罗拉多大学的凯勒

奇·卡鲁(Kelechi Kalu),犹他大学的霍华德·雷曼(Howard Lehman),埃默里大学的丹·赖特(Dan Reiter),杜克大学的彼得·费沃(Peter Feaver),布朗大学的理查德·米兰逊(Richard A. Melanson)以及东卡罗莱纳大学的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我也要感谢这门课的几位主要助手:文·奥杰(Vin Auger),彼得·费沃(Peter Feaver),默利·凯斯勒(Meryl Kessler),肖恩·林恩-琼斯(Sean Lynn-Jones),帕姆·梅茨(Pam Metz),约翰·欧文(John Owen),吉登·罗斯(Gideon Rose)以及戈登·西尔弗斯坦(Gordon Silverstein)。维罗尼卡·麦克卢尔(Veronica McClure)是一位很棒的同事,她帮助我做了文字整理和更正的工作。理查德·伍德(Richard Wood)、丹·菲尔波特(Dan Philpott)、扎卡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卡尔·纳金(Karl Nagin)、尼尔·罗森道夫(Neal Rosen-dorf)以及亚利克斯·斯卡柯(Alex Scacco)帮助编辑了本书的前几版。马特·科胡特(Matt Kohut)为了准备这个版本的出版,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巨大的能量和独特的判断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我感到很幸运。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也从我的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对所有的人都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小约瑟夫·奈

目录

序 / 1

前言 / 1

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永久的冲突逻辑吗？ / 1

什么是世界政治？ / 3

伯罗奔尼撒战争 / 15

道义问题和国际政治 / 24

第二章 20世纪重大冲突的起源 / 40

国际体系和原因层次 / 40

反事实推理 / 61

第三章 均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 70

均势 / 70

权力 / 7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 82

第四章 集体安全制度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 102

集体安全制度的兴与衰 / 10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 112

第五章 冷战 / 134

威慑和遏制 / 135
有关冷战的三种思路 / 136
罗斯福的政策 / 139
斯大林的政策 / 140
冲突的阶段 / 141
分析的层次 / 149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的目标 / 152
遏制 / 153
冷战的发展 / 154
冷战的结束 / 156
核武器的作用 / 162

第六章 干涉、制度以及地区与族群冲突 / 182

族群冲突 / 183
干涉与主权 / 187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 197
中东的冲突 / 208

第七章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 / 228

全球化的各个方面 / 229
相互依存的概念 / 235
石油政治学 / 248

第八章 信息革命、跨国行为体与权力分散 / 259

权力和信息革命 / 259
跨国行为体 / 268
信息和国家间的权力 /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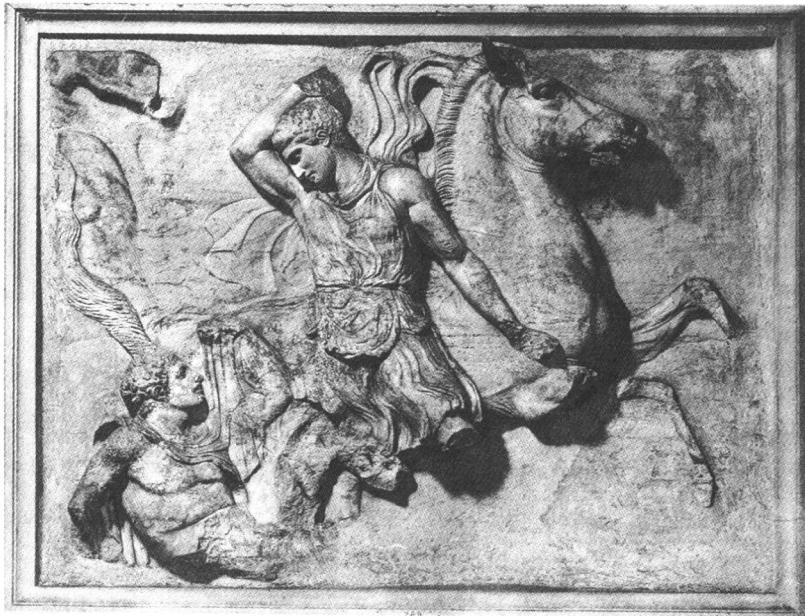
第九章 新的世界秩序？ / 289

有关未来世界的各种构想 / 289
新的世界秩序？ / 303

对未来的思考 / 310

术语解释 / 315

第五版译后记 / 323



纪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丧生的雅典人的大理石浮雕

第一章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永久的 冲突逻辑吗？

世界正在变小。“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用了3个月的时间。1924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机飞越大西洋花了24个小时。50年之后，协和式飞机飞越大西洋需要3个小时。弹道导弹穿越大西洋只需要30分钟。在21世纪初，跨越大西洋的航班飞行费用只及1950年的三分之一，从纽约打电话到伦敦的费用只是20世纪中叶的很小一部分。全球互联网通讯几乎是在瞬间进行的，而且其费用微乎其微。

今天，一位亚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或非洲的人权活动家，拥有了过去只有政府或跨国公司那样的庞大组织才享有的通讯权力。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核武器的问世给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内涵，即一个作家所说的“双重死亡”：不仅是个人丧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整个人类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的事件说明，技术已经使得非国家行为体手中拥有了毁灭性的权力，而过去只有政府才拥有这样的权力。随着距离效应的减少，像阿富汗这样遥远和贫困的国家的状况，突然变得同美洲与欧洲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古往今来，国际政治中的某些东西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描述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距今已有2500多年，但是它同1947年开始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1世纪初的世界是一个由延续性和变迁性所组成的奇特的混合体。自修昔底德迄今，国际政治中的某些方面并没有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冲突的逻辑，一个与国家间政治相伴相随的安全困境。千百年来，同盟、均势(balance of power)以及战争与妥协的政策选择等行为，一直存在于国际政治之中。

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从不需要担心核武器、臭氧层或者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国际政治研究者的任务是借鉴历史以理解延续性与变迁性，而不应为过去所束缚。我们必须学习传统的理论，并把它们运用于当前的环境之中。本书的前面几章将阐述历史和理论问题，后面几章将讨论信息革命、全球化、相互依存和跨国行为体等现象。

如果独立国家消亡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但是，世界政府并不会很快就产生。像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恐怖集团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虽然对政府构成了新的挑战，但是并不能取代国家。目前世界上有将近20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使用自己的语言。实际上，民族主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变得日益强烈起来。在新的世纪里，国家的数量不会减少，而且很可能还会增加。世界政府并不能自动解决战争问题，因为今天的绝大多数战争属于内战或者族群(ethnic)战争。从1989年冷战终止到20世纪结束，世界上有74个地方发生了111次武装冲突。其中只有7次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和9次有外国干涉的内战。¹事实上，19世

纪最血腥的战争不是发生在欧洲交战国之间,而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美国的内战。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将生活在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之中,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什么是世界政治?

在世界上并非一直都存在着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从古至今,世界政治有三种基本形式。在世界帝国体系中,有一个政府主导着与它交往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行为。在西方世界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马帝国。16世纪的西班牙和17世纪末的法国试图获得类似的主导权,但是没有成功。19世纪,英帝国的势力遍及全球,但是即便这样,它还必须同其他大国一道,共同主导世界。古代的世界帝国,比如苏美尔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实际上只是地区性的帝国而已。这些帝国的君主认为自己统治了全世界,事实上,它们只是因为交通阻隔,才避免了同其他帝国发生冲突。它们同帝国周边蛮族的战争,与大致平等的国家间的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国际政治的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封建体系。在该体系里,个人的效忠对象和政治义务主要不是由领土边界所决定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封建主义在西方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个人除了要效忠本地的封建主外,还可能对离自己较远的一些贵族或主教以及罗马教皇负有义务。政治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上级的命运。如果君主结婚了,那么一个地方及其居民的义务可能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而发生变化。一位法国城镇居民很可能突然间发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佛兰芒人或英国人。城市或者城市同盟有时具有一种很特别的半独立地位。伴随封建体系而来的疯狂的战争,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代(modern)领土战争是不同的。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领土之内,也可能是跨越领土界线的,并且与上述那些错综复杂的、与领土无关的效忠和冲突密不可分。

世界政治的第三种形式是无政府的国家体系。它由相对具有内聚力的国家组成,没有一个更高的政府凌驾于这些国家之上。这样的例子包

括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和 15 世纪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时代的意大利。另一类无政府国家体系是王朝领土国家，其内聚力来源于一个统治家族的控制。我们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印度或者中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大的领土王朝于 1500 年左右在欧洲出现，而与此同时城邦国家或松散的地区同盟开始消亡。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终结，这场战争有时被人们称为最后一次宗教战争和第一次现代战争。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合约使得领土主权国家成为国际行为体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的主要形式。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政治，通常是指领土国家体系，而且我们把国际政治定义为缺少一个共同主权者的政治，即在各行为体之上没有统治者的政治。国际政治通常被认为是无政府的。正如君主制 (monarchy) 意味着有一个统治者，无政府 (anarchy, “an-archy”) 则表明没有统治者。所以，国际政治是一个自助体系。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把这样的无政府体系称为“自然状态”。在某些人看来，自然状态所描述的景象就如同一群奶牛在安然地吃草。然而，这并非霍布斯的本意。我们应该想想在美国开拓西部边疆的年代里一个没有警察的得克萨斯小镇，或者 20 世纪 70 年代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状况下的黎巴嫩，或者 20 世纪 90 年代的索马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不友善，它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正如霍布斯的一个著名论断所说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存是艰难的、野蛮的和短命的。

其结果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存在着法律、政治和社会上的区别。国内法要求被普遍遵守，警察和法院会对违法者施以强制性的惩罚。而国际法则不然，它以相互竞争的法律体系为基础，而且也不具有普遍的强制力。没有国际警察去执行国际法。

武力 (force) 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等级森严的国内政治体系中，政府垄断着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而在国际政治中，谁都不能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力。国际政治属于自助的范畴，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强大，因此总是存在着某些国家诉诸武力的危险。由于不能在国际政治中禁止使用武力，所以国家间必然存在着互不信任和猜疑。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还在于各自的共同体观念不同。在秩序

井然的国内社会里,有一个普遍的共同体观念,并且因此产生了共有的效忠对象、正义标准以及合法权威的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生活在不同国家中的人民不具有相同的效忠对象,全球共同体的观念是很弱的,人们对正义和合法性问题经常具有不同的认识。其结果是,在秩序和正义这两个基本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大多数人总是把国家正义摆在国际正义的前面。法律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共同体的观念,它们不像在国内政治中那么具有约束力。

在上述三个基本的体系,即世界帝国体系、封建体系和无政府的国家体系中,第三个体系最接近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现实。然而,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了解到的,某些人猜测在 21 世纪可能会逐步演变出一种新的封建主义。

两种关于无政府政治的观点

从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政府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但甚至在政治哲学上,人们对于自然状态的危害性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霍布斯生活在 17 世纪饱经内战之苦的英国,他强调不安全、武力与生存,并且把自然状态归纳为战争状态。与霍布斯相隔大约半个世纪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生活在比较稳定的英国,他认为,尽管无政府状态中缺少一个公认的主权者,但人民仍然可以发展相互间的关系和订立契约,从而减轻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性。这两种有关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两个思想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分析方法的哲学源头。现实主义是比较悲观的,而自由主义则是比较乐观的。

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思想传统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战争和使用武力的问题,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actor)是国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著述和政策主张,代表着现代美国人的现实主义观念。有关无政府国家体系的假设是现实主义者思考问题的起点。比如,基辛格和尼克松力争最大限度地增强美国的实力和削弱其他国家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独立国家间的相互关系

贯穿于国际政治的始终。

另外一个传统被称为自由主义，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和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以及19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人之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而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则集中反映在作为政治学家和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著述与政策主张之中。

自由主义者认为，有一个全球社会与国家并存，且与国家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它是制约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外部环境。跨国界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比如学生在外国就学)以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比如联合国)，导致了难以用现实主义者那种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观点解释清楚的情势。自由主义者批评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成一些坚硬的台球，相互撞击以实现均势。他们认为，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有着跨国界的交往，而且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者过分夸大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差别。由于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只是很极端的情况，所以自由主义者声称现实主义者忽视了经济相互依存和跨国性全球社会的形成。

现实主义者引用霍布斯的话来反驳自由主义者：“暴风雨天气并不意味着雨下个不停，所以自然状态也不意味着战争是没完没了的。”²如同伦敦人在4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还带着雨伞一样，处于无政府体系中的国家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一支军队以防备战争。现实主义者指出，

1910年：战争是看不见的吸血鬼

如果没有其他阻止战争的因素，那么战争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迟早会让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产生良知。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塔夫茨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未来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国家难以承受战争的代价。”他说，欧洲的战争债款高达260亿美元，“每个人都对看不见的吸血鬼欠债，任何国家都还不起这个债，可怜的民众每年因此要交纳9500万美元的税”。和平时期的军国主义所带来的负担，正在日益侵蚀那些已经不堪承受债务的主要国家的力量。大战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全面衰败。

——《纽约世界》³